

昭

昧

詹

言

續昭昧詹言

曩余爲昭昧詹言十卷論五言古詩俾汝卽此誦讀

解又嘗有論七古若干卷未經寫出今復論七律及評錄昔人詩話汝可竝存翫以爲學詩津逮懼示學者以陋弟藏之家塾可也辛丑六月朔日書付淵如龍光濤三孫

卷一

通論

卷二

初唐諸家

卷三

盛唐諸家

卷四

杜公

卷五

中唐諸家

卷六

李義山

卷七

蘇黃

卷八

均論諸家詩話

續昭昧詹言卷第一

別墨子閻解

通論

世之文士無人不作詩無詩不七律誠有如林子羽所譏者不知詩之諸體七律爲最難尙在七言古詩之上何則七古以才氣爲主而馳驟疾徐短長高下任我之意以爲起訖七律束於八句之中以短篇而須具縱橫奇宕開闔陰陽之勢而又必起結轉折章法規矩井然所以爲難古人至配之書中小楷古今止七家能工於此可知非易也

七律之詩妙在講章法與句法句法不成就則隨手砌湊輟

弱平緩神不旺氣不壯無雄奇傑特章法不成就則率漫複
亂無先後起結銜承次第淺深開合細大遠近虛實之分令
人對之昏昧不得爽豁故句法則須如鑄成一字不可移易
又須有奇警華妙典貴聲響律切高亮章法則須一氣呵成
開合動蕩首尾一綫貫注

一題有一題本意本事所謂安身立命處也須交代點逗分
明大家冠絕古今所以能嗣風騷比於經者全在此處六代
小名家已不足以知此矧其下焉者乎

歷觀小才多是詞不能達意尋其意緒影響亂移似是實非
不得明了本不聞有此大法又苦力弱不得自由故其下字

用事必是不穩不切其運思用意必是浮淺凡陋其成詞得句必是穉率晦僻其承接先後必是亂雜無章不能從順閒有成就可觀者亦終不免氣骨輕浮

固是要交代點逗分明而敘述又須變化切忌正說實說平敘挨講則成歎滯鈍根死氣或總挈或倒找或橫截或補點不出離合錯綜艸蛇灰綫千頭萬緒在乎一心之運化而已故嘗謂詩與古文一也不解文事必不能當詩家箸錄震川謂曉得文章掇頭文字就可做了諦觀陶謝杜韓諸大家淡嚴邃密律法森然無或苟且信手者也一題數首每首又各有主意主句須使讀者尋繹分明一一拈得出然後乃見其

用意用法及行文變化之妙合之又其成一大章法如杜公秋興諸將等是也故欲自家詩好必先往善讀古人能識得古人而後乃可言學朱子詩經序言之詳矣

詩人成詞不出情景二端二端又各有虛實遠近大小死活之殊不可混淆不可拘板大約宜分寫見界畫或二句情二句景或前情後景前景後情或上下四字三字互相形容尤在情景交融如在目前使人津詠不置乃妙

起句須莊重峰勢鎮壓含蓋得一篇體勢起忌用宋人輕側之筆如放翁早歲那知世事艱須以爲戒而以高館張燈酒復清風急天高猿嘯哀玉露凋傷楓樹林等爲法震川論史

記起勢來得勇猛者圈杜公多有之杜又有一起四句將題情緒敘盡後半換筆換意換勢或轉或託開大開大合惟杜公有之小才不能也尋常五六多作轉勢不如仍挺起作揚勢更佳結句大約別出一層補完題蘊須有不盡遠想大概如此不可執著結句要出場用意須高大深遠沈著忌淺近浮佻凡俗用字須典覈忌熟忌舊卻又忌生僻隸事以蘇黃爲極則所謂雲山經用始鮮明也以我用事驅使得他爲我用乃妙若使事重滯見事不見我如錢牧翁王阮亭多有此病韓公多翻用使熟者皆生化朽腐爲神奇此一秘巧也謝茂秦戒用大厯以後事雖拘然不可不曉其意但有一種

題若不用後世事則不能成詞以古事不給今用也至佛典
字宜戒用杜公輞川尙不覺坡公已嫌太多近日如錢牧翁
則但見習氣可憎令人欲嘖

興會選色須鮮明妍茂忌衰颯黯淡

音響最要緊調高則響大約卽在所用之字平仄陰陽上講
須淡明雙聲疊韵喜忌以丰沈約四聲之說同一仄聲而用
入聲用上去聲音響全別今人都不講矣

初唐章法句法皆備惟聲響色澤猶帶齊梁盛唐而後厥有
二派演爲七家以此二派登峰造極幾於旣聖後人無能出
其區宇故遂爲宗

何謂二派一曰杜子美如太史公文以疏氣爲主雄奇飛動縱恣壯浪凌跨古今包舉天地此爲極境一曰王摩詰如班孟堅文以密字爲主莊嚴妙好備三十二相瑤房絳闕仙官儀仗非復塵閒色相李東川次輔之謂之王李

何謂七家在唐爲李義山實兼上二派宋則山谷放翁明則空同于鱗臥子牧齋以爲惟七家力能舉之而大厯十子白傅東坡皆同前記不與傳鐙此論雖未確而昔人評品之嚴亦可想見其高門貴格不容混濫也故王元美論七律曰七字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句皆穩暢雖復盛唐殆不數人不數首古推子美今或于鱗驟似駭耳久當論定賀黃公

曰作詩雖不拘字句然往往以字不工而害其句句不工而害其篇

杜公所以冠絕古今諸家只是沈鬱頓挫奇橫恣肆起結承轉曲折變化窮極筆勢迴不猶人山谷專於此苦用心

韓公云艱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淡後人只是出之容易須是苦思勿先趨平淡

七律句法先須學堅峻用力進以雄奇傑特典貴警拔惟其自然所出總之語不驚人死不休也最忌巧巧則傷氣而輕卑矣晚唐是已

詩有用力不用力之分然學詩先必用力久之不見用力之

痕所謂焮爛之極歸於平淡此非易到不可先從事於此恐入於淺俗流易也故謂學者先宜學鮑謝不可僂先學陶公七律宜先從王李義山山谷入門字字著力但又恐費力有痕迹入於擗擗餽釘成西崑派故又當以杜公從肺腑中流出自然渾成者爲則要之此二派前人已分立門戶須善體之七古宜從韓公入

學一家而能尋非其未盡之美引而伸之以益吾短則不致僂孟衣冠安牀架屋之病如空同之於杜青邱之於太白雖盡其能事作用終不免於吞剝擗擗太似之譏必如韓公山谷方是自成一家不隨人作計古之作者未有不如此而能

立門戶者也

詩不可墮理趣固也然使非義豐理富隨事得理灼然見作詩之意何以合於興觀羣怨足以感人而使千載下誦者流連諷詠而不置也此如容光觀瀾隨處觸發而測之益深自可窺其蘊畜惟多讀書有本者如是非卽此詩語句而作講義也若乃無所欲語而彈爲之詞盜襲勦竊雷同百家客意易雜支離泛演意旣無真詞復陳熟何取也

大約胸襟高立志高見地高則命意自高講論精功力深則自能崇格讀書多取材富則能肆事間見廣閱歷深則能締情要之尤貴於立誠立誠則語真自無客氣浮情膚詞長語

寡情不歸之病

初盛諸公及杜公隸事用字無一不典不確細按無不精巧
穩妙所以衣被千古明何大復武昌間邊報結句請纓誰爲
繫樓蘭姚薑陽先生曰賈誼請繫單于頸終軍請以長纓繫
南越無繫樓蘭事且當時邊報又無與西域也阮亭祭告西
嶽有著紫伽梨苦未能句姚云著紫伽梨者所謂殿前賜紫
號國師者也欲蕭疏雲水之外而取此爲喻非也又上游見
漢書項籍傳文穎曰游卽流也則上游之游卽讀爲流孫蔥
詩上游與流字竝韻非也按此等不可勝指可見後世詩人
無非浪莽龐才其隸事似是而非皆若此耳是烏得當作家

著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續昭昧詹言卷第二

副墨子閭解

初唐諸家

沈雲卿古意 此詩只首句是作言本義安身立命正脈蓋本爲蕩婦室思之什而以盧家少婦實之則令人迷如古詩以西北高樓杞梁妻實歌曲一樣筆意本以燕之雙棲興少婦獨居卻以鬱金堂玳瑁梁等字攢成異采五色竝馳令人目眴此得齊梁之秘而加神妙者三四不過敘流年時景而措語沈著重穩五六句分寫行者居者勻配完足復以白狼丹鳳攢染設色收拓開一步正是跌進一步曲折圓轉如彈

九脫手遠包齊梁高振唐音 持校楊慎關山月則一起一收說盡無味中四句太多太滯肥笨不能通靈分弓二句不上題似猜謎紫塞二句亦不上題由其章法文理不通也再取右丞工部櫻桃校何大復鱗魚皆可見明之詩人不如唐遠甚

興慶池侍宴應制 起句破興慶池次句破宴皆帶興象中二聯兩大景兩細景分寫收侍宴應制 氣象高華渾罩與右丞同工

杜必簡大酺 此推廣皇恩之事固宜極富瞻繁華之美但如賦六合從何處說起故以已所在所見之地爲主則首句

是作者正命脈而又不可太黏致狹故以次句拓開之古人
文律之細如此後世麤才何足知之三四大景略帖本地五
六細景收頌聖闊大

春日京中有懷 京中秦也杜家洛陽通身命脈在有懷二
字首句點題面次句破題意有懷故不當春也以下四句切
春切京中而各以一字作眼以見不當春之意曰徒曰漫曰
應曰幾皆題眼也而收句始結明之文律如此之細雖太史
公韓退之之作文不過如此乃知子美冠絕古今本於家學
有素也李義山輩不足知此

李巨山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先將公主南莊

點明亦是定題位法次句說幸乃有次第古人文法無不從順後人只是倒亂矣三四寫幸五六旣至燕樂收切公主莊而曰辭曰猶繞只是脈清意通 沈確士云初唐應制多諛美之詞況當武后中宗朝又天下穢濁時也眾子雷同有頌無規可謂的論又曰唐初事多而寡用之情多而簡出之特每篇結句不無淺率之弊爲風氣所關自此亦不易之論也學者當去短取長

蘇廷碩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起實破望春名義與事奇三四實寫望春之景奇警切實五六帶說幸字收頌美歸愚所謂有頌無規也

張道濟幽州新歲作 起句襯一筆次句點本題而以梅雪
爲興象乃不枯質三四忽將首二句兜裏成一氣而情詞流
轉極圓美誦之愜心不厭五六實寫幽州新歲題中正位收
切新歲頌聖得體親切不膚古人詩文只是恰好如題便無
事不節外生枝爲客氣溫語

澠湖山寺 姚云此燕公在岳州詩所謂得江山之助者一
二句山三四句寺五六句澠湖景收託意正得山水之樂不
以遷謫自痛姚云其意實憾其詞反夸本於小謝我行雖紆
組兼得窳回谿愚謂古人似此意句甚多不止此也 此詩
全在五六句振起不特篇章卽作意亦在此句得力

宗楚客奉和幸安樂公主山莊應制 與李巨山章法悉同
而五六句法雄健過之收亦對句稍闊不及李切

續昭昧詹言卷第三

副墨子閭解

盛唐諸家

王摩詰 輞川於詩亦偶一祖然比之杜公真如維摩之於
如來確然別爲一派尋其所至只是以興象超遠渾然元氣
爲後人所莫及高華精警極警色之宗而不落人間警色所
以可貴然愚乃不喜之以其無血氣無性情也譬如絳闕仙
官非不尊貴而於世無益又如畫工圖寫逼肖終非寶物何
以用之偶詩而無當於興觀羣怨失風騷之音遠聖人之教
亦何取乎政如司馬相如之文使世閒無此殊無所損但以

資於館閣詞人醞釀句法以爲應制之用誠爲好手耳

輞川敘題細密不漏又能設色取景虛實布置一一如今科舉作墨卷相似誠萬選之技也 歷觀古今陋才皆坐不能敘題從順故率不通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畱春雨中春望之作 起二句先以山川將長安宮闕大勢定其方位此亦擒題之命脈法也譬如畫大軸畫先界輪廓又如弈碁先布勢子以後乃好依其閒架而次第爲之三四帖題中從蓬萊向興慶閣五六帖春望帖雨中收奉和應制字通篇只一還題完密而興象高華俾臺閣體

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制 起二句破題甚細不似鹵莽
疏漏帝子岐王也先安此句次句借字乃有根中四句突寫
九成宮之景收句乃合應制人頌聖口吻 用字重複如此
古人不忌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湯寓目之作 先敘明溫湯地方以
原題立案所謂鹽腦也中四句寓目收切主簿及和詩只是
不脫題面不拋漏題中應有事意而古今小才陋士率未能
解亦可怪也

敕賜百官櫻桃 起亦是鹽題之腦三四在賜之前補二句
意患圓足五六賜字正位收題後補義格律詳整明密觀此

及杜公櫻桃知何大復鱗魚不通也

酬郭給事 給事是侍從官起句先出官署亦爲題立案尋主脈也三四所居之署中有人在五六正寫給事本人收自己酬詩之意

出塞作 此是古今第一絕唱只是聲調響入雲霄 居延塞也外則出矣前四句目驗天驕之盛後四句侈陳中國之武寫得興高采烈如火如錦乃傳題收賜有功得體

積雨輞川莊作 此題命脈在積雨二字起句敘題三四寫景極活現萬古不磨之句後四句言已在莊上事與情如此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 起先寫新昌里亦

是定題法然後過訪乃有根三四訪字警策入妙五六景七
八人

送楊少府貶郴州 直從楊貶起畱送字三四句正入己之
送五六切郴州收句應有之義親切入妙又切地切貶重複
七地名不忌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邛蘭若 起帖乘如居士二人次破
蘭若三四寫上人居此境味警策入妙五六人地合寫收作
贊美歎羨

送方尊師歸嵩山 起破題明切中四分寫嵩山遠近大小
景奇警入妙收亦奇氣噴溢筆勢宏放響入雲霄

李于鱗以東川配輞川姚先生以爲不允東川視輞川氣
體渾厚微不及之而意興超遠則固相近

寄司勳盧員外

河陽在唐屬河北道漢河內郡今懷慶府

孟縣也

此似東川自指行歷次句乃指長安盧在朝也流

漸草色亦所謂興也三四因時令及盧五句以卽署言之六
句切員外收入干乞之意唐人慣用 此詩只意興好無大
可取法處

寄綦毋三

此詩姚先生解最詳而曰往復頓挫章法殊妙

當思其語乃有得起二句敘事已頓挫入妙三四復繞回首
句更加頓挫第四句含蓄不說出更妙五六大斷離開遙接

第二句七八又從題後繞出大約有往必收無垂不縮句句接句句斷一氣旋轉而仍千回百折所以謂之往復頓挫也此爲正宗若杜公山谷四句兀傲一氣浩然者亦當以此法非之否則恐流於滑易不得歸罪杜公山谷也

送魏萬之京 言昨夜微霜游子今朝渡河耳卻鍊句入妙中四情景交寫而語有次第三四送別之情五六漸次至京收句勉其立身立名 初唐人只以意興溫婉輕輕赴題不著豪情重語杜公出乃開雄奇快健窮極筆勢耳

送李迴 首二句先點出司農本事以下乃有根三句司農四句驪山五六詔幸寫得興會聲色俱壯乃俚題結句出作

詩本言姚評盡之矣

題璿公山池 起二句襯題面中四山池與人合寫收一句入自己此等詩只是自在不矜才使氣然不可學學之則恐軟弱疲漫不能留人也 此詩不如右丞無著天親緊健

宿瑩公禪房間梵 起句點梵次句寫宿時景中四句實賦梵唄中有宿字間字造句警健縱橫足供吟詠收衍題而已
岑參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 首二句細發暮春東亭送歸六字三四扶風五六歸後情事收自己不得歸 起句敘點只是設色攢字是一法門

高達夫夜別韋司士 起二句敘夜爲別字傳神亦用攢字

設色三句墊四句點別五六別後情事收世情而已

送前衛縣李案少府 先寫時景起二三句正點四句輓回
五六收同前常侍每工於發端後半平常未奇也 高岑二
家大概亦是尙興象而氣勢比東川加健拔

崔顥黃鶴樓 此千古擅名之作只是以文筆行之一氣轉
折五六雖斷寫景而氣亦直下噴溢收亦然所以可貴太白
鸚鵡洲格律工力悉敵風格逼肖未嘗有意學之而自似
此體不可再學學則無味亦不奇矣

行經華陰 起二句破點次句句法帶寫加琢三四句寫景
有興象故妙五六亦是寫但有敘說而無象故不妙也收託

意亦浮淺。姚云三四壯於嘉州秦女一聯，愚謂詩意一般，只是字面有殊耳。盡字啞於散字，低字韵又啞，胡公陂又啞於仙人掌，於此可見七律用字須揀同一興象而高下縣絕，啞與響不侔也。故曰詩須讀好聽，然此自是初唐氣格。

崔曙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 首二句臺字登字三四望字五六仙字七八劉明府九日因九日及菊花因菊花及陶非泛及也。

祖詠望薊門 六句寫薊州之險而以首句一望字包之收託意有澄清之志，豈是時范陽已有萌芽邪？

續昭昧簷言卷第四

副墨子闡解

杜公

秋興八首 此代宗大歷二年公五十七歲居夔作也永泰

元年乙巳嚴武卒公去幕府居草堂五月至戎州渝州六月

至中州雲安縣居之自秋徂冬大歷元年丙午春自雲安至

夔寓西閣及至二年春還赤甲三月遷瀘西秋遷東屯復歸

瀘西三年去夔出峽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復之岳州四年自

岳之潭五年在潭遇臧玠亂入衡州耒陽卒年五十九歲此

詩言叢菊兩開故知爲居夔之二年作也

夔在蜀省東一千七百里南東南東

北三面皆界朔北東北界鄖陽府
夔州府東巫山縣西忠州雲陽縣

秋興者因秋而發興也謂之興者言在此意寄於彼隨指
一處一事爲言又在此而思他處也而皆以已爲緯以秋爲
主以哀傷爲骨

此詩八首前三首言已所在夔州本地其下五首皆思長安
而第四首又爲長安總冒其下分思宮闕曲江昆明池漢陂
四處所謂身在江湖心殷魏闕古之忠愛者其情皆如是也
第二首只是言見在夔州已所在地而以每望京華爲言隱
逗後四篇意錢箋以爲思承平陷沒自古昔游不思所思長
安五首皆從陷沒後追思何得獨以瞿塘一首當之也第四

以弈碁比長安言其迭盛迭衰卽下三四句所解本鮑明遠
升天行意箋以爲如弈者之無定算亦是邊見

第一首 起句秋次句地亦兼秋三四景五六情情景交融
興會標舉 起句下字密重不單側佻薄可法是宋人對治

之藥三四沈雄壯闊五六哀痛收別出一層悽緊蕭瑟 艤

舟以待出峽而歸故曰一繫故園心

他日前日也孟子而賦
栗倍他日倍前日也鍾

甫云

第二首 正言在夔府情事結句乃歎歲月蹉跎又值秋辰
作驚惋之情以致哀思乃倒煞題秋字收拾本篇卽從次句
每字生來每者二年在此常此悲思而今不覺忽又值秋辰

翫末章末句可見箋乃妄解引皎然旨說以次句爲截斷眾流此詩詞意景物皆主夔府言不主長安何謂截斷眾流也惟八月槎句蹈空沒下落久思之不得豈虛言已無實效於國邪公客堂詩曰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卽此句意或謂乘槎而反未卜何時故曰虛恐未然於奉使二字無著 五六句情景尤湊泊

第三首 以坐江樓爲主以下只是江樓所見所思結句出場興會陡入如有神助 見漁人無所得燕子不歸因以二古人自興不得意卻以得意者反結不測入妙是爲作用他人皆淺直不能委折細入

第四首 思長安 自此以下皆思長安而此首又總冒三四近五六遠結秋字陡入悲壯而思字又起下四章章法入妙無痕 五句指隴西關輔閒六句指吐蕃入徵天下兵不至 此詩渾灝流轉龍跳虎臥

第五首 思宮闕 高華典麗氣象萬千三四遠五六近結句忽跳開出場歸宿自已收拾全篇蒼涼淒斷 此亂後追思故極言富盛一片承平瑞氣而言外有餘悲所以爲佳後人當平盛時正用作頌美則死句如嚼蠟矣

第六首 思曲江 他篇或末句結穴點秋字或中間點秋字此卻易爲起處橫空突入又復錯綜入妙瞿塘已所在地

曲江所患長安地卻將第二句回合入妙點秋字校隔千里
今共明月健漫縣絕 中四句虛寫曲江景物末句兜回無
限低徊所謂弭外之音世俗作贈送詩正用以爲稱美地方
之句靈蠢縣絕

第七首 患昆明池 中四句分寫兩大景兩細景收句結
穴歸宿言已落江湖遠望弗及氣激於中橫放於外噴噴而
出卻用倒煞所謂文法高妙也沈著悲壯色色俱絕此漁翁
公自謂乃本篇結穴箋乃謂指信宿之漁人成何文理 此
借漢思唐以昆明蹟本於武帝也箋乃以爲思古長安可謂
說夢試思菰米蓮房亦指漢物乎

第八首 息漢陂 起點明地方三四景五六追昔游卽指岑參兄弟也末二句收本篇兼收八首

登高 前四句景後四句情一二碎三四整變化筆法五六接遞開合兼敘點一氣噴囀而出此放翁所常擬之境也收不覺爲對句

九日藍田崔氏莊 起點題敘述三四情五六交代藍田題面結句推宕餘意不盡按楊誠齋云首聯對起方說悲復說權頃刻變化領聯將一事翻作兩句最得翻案妙法人至此筆力多衰復能雄傑健拔振起一篇精神結聯意味淡長悠然無盡

九日 此九日憶弟妹而作通首八句一氣夷猶開合頓宕而出但見性情不覩文字殊方二句象中取義結句點逗本事所謂安身立命主意也 諸篇結皆對句而不覺

返照 章法明整前景後情勻俚點明地方有歸宿三四分承黃昏過雨則一二句又爲題透根也後半句意有韻味風格不同平淡庸熟枯淺

閣板 起二句板三四切閣板併切在蜀東坡嘗賞此二句此自寫景錢以爲星搖民亂不必如此解五六情 先君云孔明廟在閣旁公孫述白帝城亦與閣近故云躍馬非泛引樹按蜀都賦公孫躍馬而偁帝

野望 此詩起勢寫望而寓感慨中四句題情三四遠五六
近收點題出場勑格 先君云是時分劔南爲兩節度而西
山三城列戍百姓疲於調役公五言律云辛苦三城戍長防
萬里秋

登樓 起二句分點題面各緯以情事則不同平語三四寫
景乃從登樓所見如此言之雄警闊大五六情而措語渾厚
沈著收出場亦卽所見以志感 先君云言有賢臣則孱主
可輔傷時無葛相之才

野老 此卽艸堂也寫景逼真而有風格不同庸淺起二句
點序兼寫有畫意三四正寫景五六以下推開愈推愈闊公

本邑忠惻如此他人學之則成客氣習套膚闊不歸 此在
成都作故以片雲自比是時東郡尙爲忠明所據上元二年
令狐彰始以滑州歸朝東郡卽滑州也 惟兩京南郡得俾
城闕 末二句卽所關心之實事也言已任劔閣關心東郡
而悲也

宿府 章法同登樓亦是起二句分點而以情景緯之三四
寫宿景中有情萬古奇警五六情收又顧宿字此正格

恨別 起四句先點一別字以下極寫恨之事收反恨作喜
望語所謂出場 起收雄渾直邁 五六句海峰先生評曰
甚陋以其造語凡近似俗人又曰首尾浩然終不能割棄

間官軍收河南河北 此亦通篇一氣而沈著激壯與他篇
曲折細緻者不同題各有稱也起四句沈著頓挫從肺腑流
出故與流利輕滑者不同後四句又是一氣而不嫌直致者
用意真措語重章法斲結曲折也 先君曰公先爲襄陽人
祖徙河南父徙杜陵公生於杜陵而田園在東京東京洛陽
也從劒外聞信欲歸洛陽情事分明而又皆虛擬所以爲妙
後人則以實敘行歷爲能有何味也

諸將五首 此詠時事存爲詩史公所擅場大抵從小雅來
不離諷刺而又不許許直致傷忠厚總以吐屬高淡文法高
妙音調響切采色古澤旁見側出不犯正實情以悲憤爲主

句以明俊爲宗衣被千古無能出其區蓋此統詠當時諸將以見用皆不得其人不專主一人一處一事也

第一首 告長安諸將以發陵責之 起以漢比點陵墓簡省昨日早時言祿山之發也五六言可堪吐蕃復發乎末言材官不能制涇渭乃吐蕃入寇之路莫破愁顏正可憂也千秋二字言赤睂之禍又見此入關蕭關也

第二首 告河北諸將以張仁愿勉之極言借助回紇之非何義門解之最當 回紇傾國而至異於太宗之用突厥汾陽勦雖大而此自爲非他日回紇助史朝義內侵至三城州縣皆爲邱墟遂有輕唐之心其後雖復助順而所過抄掠一

空其後助僕固懷恩侵至涇陽雖聽汾陽擊吐蕃自贖而唐之被侮亦極矣公言肅代之不如高祖太宗也箋皆失之起四句大往大來一開一合所謂來得勇猛乾坤擺雷殛也五句宕接六句繞回筆勢宏放收點明作意歸宿作詩之人本意此直如太史公一首年月表敘矣

第三首 告洛陽諸將東京之陷秦關不守滄海指淄青之

先陷於禪山者薊門則遍指河北三郡

天雄治魏州朔方治靈州范陽治幽州平

盧治營州

朝廷二句蒙安義門皆混解光聿原云時方鎮皆令僕

又各有軍資錢皆取給度支故云云按王縉領諸道節度兼

畱守東京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箋以爲譏縉非是

第四首 此統斥楊忠勛呂太一李輔國魚朝恩皆非忠良
箋以爲指中官出將是也李輔國爲兵部尙書魚朝恩程元
振皆總戎末句統南北而總收之

第五首 詩先興象聲律而後義意此詩起二句興象聲律
極佳以義意非之則見於第七句以興易賦也 此詩忠嚴
武以斥崔旰柏茂林李昌夔楊子琳杜鴻漸皆非出羣之才
也蒙箋得之 通鑑攷異云武無三鎮之事新舊唐書皆沿
公詩而誤或云武一鎮東川兩鎮劔南非也愚謂以閩百詩
說三持節事則以譏杜鴻漸不能斬崔旰似也但詩云前後
則實指武非指杜可知 數舉杯以八哀詩證之似言其節

飲以斥杜鴻漸之縱飲

詠懷古蹟 凡詠古蹟須以已爲主卻將題作賓指點詠歎出之乃妙若正面實賦則死滯如嚼蠟庸人俗手應試體矣何云以奇才國色英雄皆不得志自比亦望文生意

第一首 總寫身世以庾信自比結點明大凡三事遲暮一也不歸二也詞賦絕人三也 何云哀江南賦誅茅宋玉之宅公誤以庾信亦居此故及之樹按庾信居宋王宅前人屢見之杜不誤此乃何說誤也 此雖不及秋興備諸法妙而淋漓頓挫音響絕悽惋或以後四篇爲平平無奇要之風格老健耐人吟翫

第二首 一意到底不換而筆勢回旋往復有淡韻七律固以句法堅峻壯麗高明爲貴又以機趣湊泊本色自然天成者爲上乘

第四首 古廟二句就事指點以寓哀寂山谷樊侯廟所出蜀相廟 此亦詠懷古蹟起句敘述點題三四寫景後半論議締情人所同有但無其雄傑明卓及沈痛真至耳

贈田九判官 此詩音響采色俱壯明七子二李諸家所宗法然氣勢浩然章法老成二李終不逮也此起四句先及其主人及本事後半始入題田在哥舒翰幕中天寶十三載吐谷渾款塞詔翰接援

送路六侍御入朝 起敘述一氣曲折赴題五六景結句就
景中推出本意本事繞回包束全篇卽所謂不分生憎也
寄章十侍御 此亦尋常應酬詩但三四雄渾五六用事精
切他人不能也收亦溫婉解見惜抱先生按語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此同前詩而奇警過之 杜鴻

漸平崔旰以大厯二年六月入朝表用秘書故由益州赴之
或云菊潭在荊州李由荊州上峽故云背指恐未然此由益
州出峽背指言速也三四奇警五六敘點收奇警南極指李
北斗指長安三台指杜也

時杜還朝李從益州來赴京
訪公於夔而公贈以詩也

公安送韋二少府 起敘點題面三四忽拓出別後義意後

半乃入時事正面略帶公安地方然近於落套不爲佳此詩只三四乃公所獨美耳 逍遙公韋瓊見北史此與贈曹霸同例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 此是白描如話清空一氣不著色象不用典故一格而風流貽蕩真意彌滿沈痛不忍讀而銜接承遞一串不傷直率以筆筆頓挫也

送辛員外 先寫地方及景後四句一氣纏綿沈著真至公所獨擅他人不能勝於送韋少府遠矣後惟東坡有此白描素地也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一起逆入從天半跌落皎然所謂氣

象氤氲由淡於體勢也五六寫景平滯而造句細結句又兜轉如同風舞絮與前半相應

又作此奉衛王 此是琢鍊用力之法 起句敘事明淨次句卽用意著力不作常語三四奇警言樓之高分天地之中高寒無暑又切楚都五句用劉惔比六句指嚴侍御收句用雪賦梁王授簡於司馬大夫事

所思 此詩妙極全用虛寫而以苦憶及第六句無使爲綫索結更妙勢似直下而情事曲折無窮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此詩細緻曲折於題事一字不遺可見古人不敢拋題目無籠統麤略膚

闊不歸之病也 東閣卽東亭次句比興勢空而意親切三四細還題交代題事五六妙遠空靈出事意外所謂意高妙也收切實沈著妙於出場

將赴荆南寄別李劒州弟 起只敘述點題而語意文勢跌宕厯落三四妙切猶明七子所能五六造語奇警則義山放翁且難之勝韓十四五多矣結句回轉宕蕩不窮

因許八寄江甯旻上人 亦同送鄭十八詩格只是頓挫不直牽聯接五六略作虛景虛想卽好事也亦題中所應有情景且以起收句入己 大約詩章法全在句句斷筆筆斷而真意貫注一氣曲折頓挫乃無直率死句合掌之病

按王阮亭云東

坡半山七
律多祖此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 追憶傷感 此詩
以憶昨二字爲章法骨子 先君云儀物如故欲見無由由
來只在想之之詞 收大斷又結穴與秋興蓬萊篇同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起二句先寫景分外清新三四入
情用筆盤旋曲注與九日崔氏莊同五六平敘結句拓轉作
收

賓至 敘事耳而語意透徹朗俊溫醇得體情韻纏綿律度
井然

客至 筆勢校前加寬宕頓折而大體亦相似皆百讀不厭

者也

南鄰 此贈朱山人也皆向山人一邊寫而情景各極親切
清新章法井然明白 韓公贈崔立之五言長篇許多言語
始寫出似不若此八句中面面俱到爲尤佳也 先君云角
巾用范通誦王濟事

野人送櫻桃 此小題也前半細則極其工細後發大議論
則極其壯闊實爲後來各名家高會規矩而後半妙處卽在
首句也自二字根出所謂詩律也後人於此等處昧之觀何
大復鱗魚雖佳然但覺其骨節龐大無序無謂無章不但不
及此竝不及右丞敕賜櫻桃章法明整也

紫宸殿退朝口號 起突寫朝字三四寫朝時之景而造句
工細典麗五六拓開作寬勢結句還題退朝而兼及掌故所
謂詩史也其事儀詳錢箋

省中題壁 浦二田云前半想見省中清邃下四寫懷純臣
心事此等不出於寫景敘情而作者清新真至不入麤浮客
氣非人所能

九日 用文章敘事體一氣轉折遒勁頓挫不直致不枯瘦
乃知嚴滄浪所譏以文爲詩之論非也一結換意出場尤見
忠愛 按杜臆天寶十四年冬公自京師赴奉先路經驪山元
宗方幸華清宮祿山反然後回京至此十年矣所以憶
之而腸斷也

暮歸 起四句情景交融清新真至後四句敘情一氣頓折
曲盤瘦硬而筆勢回旋頓挫闊達縱橫如意不流於直致一
往易盡是乃所以爲古文妙境百鍊鋼化爲繞指柔矣

白帝城最高樓 此亦造句用力之法 句法字字攢鍊

起句促簇次句疏直而闊步放縱乃立命之根中四句二近
景二遠景以下三字形上四字句法已奇五六更出奇采所
謂意想高妙與康樂早閭夕飈急晚見朝日曛同其奇於東
見其西於西見其東極形高處所見之遠出尋常想外只完
題最高二字收句氣格厯落用意疏豁非是則收不住中四
句之奇倔如此奇險尋其意脈卻文從字順各識其職

灑灑 此與前篇同格起句似率而鍛鍊語澀思苦三四渾
成雄邁流易中有烹鍊他人極力不能道全是寫景而中有
情字法句法如鑄後四句亦與前同固是彊弩之末亦斷無
通篇句句覓奇險之理 此數詩當以格力氣象興趣音節
體製別非之非可輕學 凡詩中所謂太陰皆似指夜黑收
卽地以戒行險喪身也

崔氏東山艸堂 一起夾敘夾議夾寫而著語厯落崢嶸清
新警妙五六平還亦新切結句遠想反襯法而有親切味

將赴成都艸堂寄嚴公

第五首

起二句敘事點題三四展宕

空轉真切後半真至而蘊藉有味下語得體蓋謂有嚴公將

略則游子可以優游託足也

黃艸 此題雖曰黃艸而實思家傷亂之詩也 先君曰弟四句解上三句收言崔旰之亂不足憂而松州吐蕃之禍爲大耳樹謂爲蜀道兵戈故涪州船滯夔州行人少而長安家中無信也誰家公自言其家妻子耳

白帝 先君云前半詠雨後四感懷在白帝作非詠白帝也樹謂此所謂意度盤礴渙於作用力全而不苦澀氣足而不怒張他人無其志事者學之則成客氣是不可彊也暮歸首結二語亦然 先君又曰第五句終未亮此皎然所謂暗也野望 此亦在涪州作起點地點時三四望中景五六近景

兼情收亦結束

卽事 起句點題以草亭爲題也下二句寫景清新不經人道五六敘情常語耳結句公之雅言素抱但別誤語耳

杜公高華清警兼有王李奇橫兀傲兼有山谷密麗跌宕兼有白傅子瞻

續昭昧詹言卷第五

副墨子闡解

中唐諸家

劉文房 七律宗派李東川色相華美所以輔輞川爲一派而文房又所以輔東川者也 大厯十子以文房爲最詩重比興比但以物相比興則因物感觸言在於是而義寄於彼如關雎桃夭兔置樛木解此則言外有餘味而不盡於句中又有興而兼比者亦終取興不取比也若夫興在象外則雖比而亦興然則興最詩之要用也文房詩多興在象外專以此非之則成句皆有餘味不盡之妙矣校宋人入議論涉理趣

以文以語鋒爲詩者有靈蠢仙凡之別用宋人體若更無奇
警出塵之妙則入庸鄙下劣魔道也 詩最下者爲編事爲
涉理趣文房足救之

登餘千古縣城 首二句破題首句破城字而以上與白雲
齊五字爲象則不枯矣次句上四字古字下三字餘千三四
賦古城而以秋草夜鳥爲象則不枯矣五六登字中所望意
收句古字餘千字切實沈著而入妙矣以情有餘味不盡所
謂興在象外也 言外句句有登城人在句句有作詩人在
所以偶爲作者是謂魂魄停勻若李義山多使故事裝帖藻
飾掩其性情面目則但見魄氣而無魂氣魂氣多則成生活

相魄氣多則爲死滯千古一人推杜子美只是純以魂氣爲用此意唐人猶多兼之後人不解久矣文房之詩可以通津杜公但氣味夷猶優柔不及杜公雄傑百然若無魂則雄傑更成惡魄昔人論韓公將軍舊壓三司貴二句以爲雖句法雄傑而意亦盡於此矣祇是有魄無魂言外無餘味取象而無興也韓公以文爲詩又不工近體無可議者姑舉以爲式百今定七律以杜七律爲宗而輔以文房大厯十子竝取義山之有魂者而去其魄多者慎選十餘首足矣益以蘇黃之出塵奇警白傅卻有魂但句格卑俗然東坡學之則雄傑入妙放翁有魂有魄句法雄傑而嫌有習氣客氣太熟又時有

輕促而乏頓挫曲折須去其短取其長解此秘法則流覽古今如縣衡矣

過賈誼宅

首二句敘賈誼宅三四過字五六入議收以自

已託意亦全是言外有作詩人在過宅人在

所謂魂者皆

用我爲主則自然有興有味否則有詩無人如應試之作代聖賢立言於自己沒涉公家眾口人人皆可承當不見有我眞性情面目試掩其名氏則不知爲誰何之作張冠李戴東餐西宿驛傳儲胥不能作我家當也

將赴嶺外畱題蕭寺遠公院

此貶潘州時也

起先點僧

院三四切響還蕭寺五六寫此處景入已將作別赴嶺外收

畱題入化因內史想南朝因南朝卽其本亦古所謂興在象
外也 大約有一題須認清一題安身立命處然後布置周
旋皆望此立命歸宿措注而作用之所謂傍題命意傍意吐
詞如文房此詩可見然此雖規矩而至巧不在是規矩能與
巧不能與則存乎造句平奇工拙之有才無才選字隸事之
有學無學腹笥寒儉才力雌弱無與於此道也又觀其論議
吐屬以驗其學識觀其取境崇格之有家法無家法締情託
意之卑高雅俗淡淺真機客氣以驗其胸抱皆非可以外鑠
速化僞爲也

獻淮南軍節度李相公 起先寫一句奇警突兀妙極或疑

次句不偈 先君云若第二句再濃通篇何以運掉樹謂非
但已也此第二句乃是敘點交代題面本事主句文理一定
斷不可少所謂安身立命處也中二聯分賦敘其忠悃聲望
高華偉麗結句入妙言外多少餘味不盡所謂言在此而意
寄於彼興在象外 海峯正宗獨以此一篇入選所以崇格
也正宗之選專取高華偉麗以接引明七子 姚先生云大
歷十一年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十四年忠臣被
逐於李希烈乃改淮西軍爲淮甯此編詩時追改及忠臣從
朱泚爲逆文房不及知之文房判隨州乃淮西屬 按以此
校出塞則氣遠不及之覺此仍不免經營地上語

送李錡事兄歸襄陽 凡題有根源者須先尋取此詩起四句在題前五六始入歸字收句結送字又切襄陽 三四圓警精美氣味沈厚故可取文房言近而意皆淡耐人吟詠 送耿拾遺歸上都 起句先點耿歸上都次句帶敘時令三四從自己襯跌出作羨之之詞以起送歸意五六分寫兩邊結句送後情事當時實象 寶應元年以京兆府爲上都此爲睦州司馬時所作睦州今嚴州也文房由潘州貶回故曰窮海潘州今高州也唐睦州置建德縣此在睦州作送 送柳使君赴袁州 袁州宜春郡東晉避諱改曰宣陽首句點題次句繞出題前必有實事似柳欲居京口而不得也故

有第三句袁州西南與長沙衡州接故曰三苗第五句正送下三句既到袁州後意翫三句接句則柳爲人似一雅士不知此詩在何處作

送陸澧倉曹西上 起句點西上次句切陸姓三四長安五六正送收入自己此等只是句法明秀情意纏綿翫此陸非起選上官得意

青谿口送人歸岳州 起二句先寫岳州三四送歸五六并寫青谿口收入自己 文房只用眼前習見字習見語而無一意不淡無一字不靈思致清綺絕無滯相死語擬之五言殆近謝惠連譬如良庖只用雞鴨魚肉而火候烹煮有法則

至味存焉俗庖雖用猩唇豹胎而不爽於口祇取唾惡也上言客去稀以起下一人歸理脈之細如此豈麤才所知五六亦常語而細按之皆非率意淺直而出者

江州重別薛六桺八二員外 此似知淮西鄂岳時將去留別作也起句喜得除授二句言時事難爲中二聯景與情交融收入二員外七句皆自述末句始入別二人

使次安陸寄友人 起二句點敘時令行歷所謂詩柄也三四寫地景德安府本鄧子國隋改鄖州爲安陸安陸北與河南信陽州接三關在此木陵他本皆作穆字誤穆陵在齊與此無涉姚先生云肅代之際江淮間有劉展袁鼂之亂木陵

以東光黃舒廬蓋苦兵擾不識春和矣其西則差安靖故有
第四句五六切安陸景與事六句皆自述收點寄友一絲不
漏

自夏口至鸚鵡洲望岳陽寄阮中丞 夏口卽武昌湖北也
岳陽巴陵在湖南首句先從望說起次句說不見屈子弔古
無人三四切夏口入望五六寫卽景收入寄阮託意

韋應物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卽事寄府縣寮友 起敘行程
破題歷歷分明中二聯寫景如畫五六切地切時其妙遠似
文房收寄友古人無不顧題還題如是

寄李元錫 本言今日思君卻追敘前此益見情真亦是補

法三句承一年之久放空一句四句兜回自己五六接寫自己懷抱末始入今日寄意

韓君平君平三詩不過秀句足供諷詠流傳不泯篇法宛轉諧適而已無奇特興象足以取法今皆不錄

李君虞鹽州過五原至飲馬泉鹽州爲漢北地五原二郡

地唐屬關內道今甘肅甯夏後衛是起句先寫景次句點

地三四言此是戰場戍卒思鄉者多以引起下文自家則亦是興也五六實賦帶入自家至字結句出場神來之筆入妙

此等詩有過此地之人有命此題之人有作此題詩之人之性情面目流露其中所以耐人吟詠不是詠古無情不見

作詩人面目如應試詩賦得體及幕下張君房所爲低手俗詩皆犯此病所以爲庸劣無取且如西崑諸公祇以搜用故實裁翦藻飾爲能是名編事非作詩也此死活之分王阮亭輩乃終身不能悟此等詩以有興象章法作用爲佳若比之杜公沈鬱頓挫恣肆變化奇橫不可當者則此等止屬中平能品而已下此一等則但有秀句而無此興象作用猶可取又下一等則竝傑句亦無乃爲俗人之詩矣

皇甫茂政 茂政境象與韓君平同亦只秀適宛轉而已獨

春思一首不減盧家少婦但氣格不逮耳

祇菊爲重陽冒雨開江到潯陽九派

分瓜步空洲遠樹稀盡觴遠就陶彭澤等句卓然可傳

春思 前四句一彼一此屬對奇麗而又關生有情所以爲佳五六專就自己一邊說而點化入妙結句出場入妙勝沈雲卿矣此等詩色相不出齊梁而意用則去三百篇不遠所謂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溫柔和平可以怨者也楊用修學之則近癡肥色掩其質語亦稍滯意亦太盡不及此有遠韻遙情矣

錢仲文贈閣下閤舍人

姚原選後刪

前四句寫閣景氣象真樸

自然不減盛唐王摩詰後四句託贈常語平平百

盧允言長安春望 此詩用意全在三四夢家未還爲一詩關鍵主意起與五六平平常語收句承明三四尙沈足

晚次鄂州 起句點題次句縮轉用筆轉折有勢三四興在象外卓然名句五六亦兼情景而平平無奇收切鄂州有遠想

李從一贈別嚴士元 前四句寫已所送別之地三四卓然名句千載不朽五六入送收入自己

白蘇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春物增思悵然有作 此題本佳一句春物次句人空三四春物人空之意交融興在象外卓然名句五六入悵然收句已竭不佳 此殆上元中劉展亂後之詩

李端宿淮浦憶司空文明 起二句破題意平平三四敘題

面周旋圓足五六寫淮浦卓然名句收數衍平竭

贈郭駙馬 此與義山相近詩無足取

劉夢得西塞山懷古 西塞山屬武昌府此地孫策周瑜桓

元劉裕事甚多此所懷獨王濬一事 此詩昔人皆入選然

按以杜公詠懷古蹟則此詩無甚奇警勝妙大約夢得才人

一直說去不見艱難喫力是其勝於諸家處然少頓挫沈鬱

又無自己在詩內所以不及杜公愚以爲此無可學處不及

樂天有面目格調猶足爲後人取法也後來王荆公七律似

夢得然荆公卻造句苦思用力有足取法處柳子厚才又大

於夢得然境地得失與夢得相似至其五言則妙絕古今非

劉所及矣

松滋渡望峽中 起句松滋渡以下七句皆峽中景而有望字意一直說去大氣直噴

送浙西李僕射相公赴鎮 此詩只首一句破題已盡以下皆從舊游二字中生出五六正寫題位收致已意

同樂天送河南馮尹學士之任 起四句往復互說一句河南一句學士五六正敘之任

哭呂衡州 姚云呂以知雜御史貶通州徙衡州卒年四十起突寫其卒中有哭意五六略展筆換氣 又云夢得此時亦在貶謫故以伯喈在朔方自比伯喈有爲人作二碑三碑者

故擬北還雖呂已有碑猶當爲更誤也

楊景山送人 六句皆敘舊思收二句送 姚云此必舊臣之子矢志而投河北藩鎮者故不出其名衛州魏博管內非中朝士大夫往來仕宦之路過衛州則爲異域矣此最其悽愴處 東閣參佐所居

王仲初李處士故居 起二句寫故居景三四興在象外悽然耐想五六平滯收佳又繞回說悽愴

竇道直夏夜宿表兄宅話舊 起敘題兼寫景中二聯皆言情而眞摯動人收自然不費力而卻有不盡之妙

白樂天西湖畱別 起二句敘題字字錘鍊而出之不覺其

爲對起三四跌出空圓警妙盪腦運虛爲實五六周旋題面
收句倒轉拍題用筆用意不冝使一直筆句句回旋曲折頓
挫皆從意匠經營錘鍊而出不似夢得子厚但放筆直下也
先斂後放變化沈約浮聲切響此等足取法矣然猶經營地
上語耳杜公包有夢得子厚樂天而有精淡華美不測之妙
錢塘湖春行 章法意匠與前詩相似而此加變化 佳處
在象中有興有人在不比死句

夜歸 起句平點三四遠景五六警妙非常以歸後事收
只八句說去往復一氣中層次情事有一幅畫圖令人一一
可按而見固非小才能辨

西湖晚歸同望孤山寺贈諸客 此題已如畫詩寫景工而眞所以爲佳姚先生云非至西湖不知此寫景之工 起二句點題中四句小大近遠分寫皆同望中所見卻以結句同掉點明復總寫一句收足所謂加倍起稜也起不過敘點歸字而以密字攢鍊出之

江樓夕望招客 起點敘次句中聯皆夕望中景招客收姚先生摘末句云俚俗不可耐愚謂此尙無妨清切有眞趣校夜歸末句富貴氣爲優

庾樓曉望 按此詩筆路誠開俗人作俗詩一派不可入選與夢得沽酒閒飲且約後期 起得突兀老氣揮斥奇警可

比杜公矣妙在第四句自外來招之入件而融洽成一片故妙後半平行而已卻本色

寄殷協律 起以敘事爲點題浮雲自比三句與殷爲一類跌出四句如今寄詩往復一氣五六又回應首句收句又應次句此等猶見章法用筆用意隨手宛轉變化之妙不比作死詩

欲與元八卜鄰先有是贈 此詩亦無可學處不爲身三字終未亮